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_臣潘有為

校對官編修_臣嚴福

謄錄監生_臣方維翰

錄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五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
臣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
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爾干希達所生
阿拉克實喇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阿
里烏嚕謬齊嫡近伊克恰集賽安班平章求之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祿
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
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薩哈下賜

之金罍曰竢至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
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
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
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圖克化胞生剖而出公考
阿薩爾哈齋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
而辯長躬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
為舅氏實喇岱達拉哈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

及從事大將布琳濟達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嚕巴
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
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衆
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兩半百
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
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
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聞察耳嘗有
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

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洺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彊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蒞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拜中奉大夫參
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
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
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
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
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火岸積薪樵貴果

結戰艦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
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
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
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
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
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
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圖已延一人將之南伐宋

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巴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與公
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
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絙鍊戰艦
江中巢礮礮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
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
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
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

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
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
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已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
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闕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
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
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洛公留後
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

師江陵而荆閫安撫高世傑將艤艘千六百艘卒二萬
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
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
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
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
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禔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
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
復皆下之官某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饗詔故平

章蘆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
市襁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
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
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希速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
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

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
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已延
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
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
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闕敗馬
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
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
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

之市斬豎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為州三
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牘全之湘水
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
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復其舊
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
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相
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
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
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
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
安吉陽開偽王啗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死
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
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
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再月而疾救尚書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
歸即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
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特默帝既才公救
陳毫穎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救復以其妹為繼自
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輜服白金為兩二千
五百男六人特默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
哈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虎符監兩淮軍格濟格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

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華善如夫人者蕭
生巴圖爾哈雅阿濟蘓哈雅滕生圖魯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策喇實巴勒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魯斯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
布延男孫三人蘓爾約蘓哈雅呼圖哈雅噶達爾哈雅女
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哩濟蘓子博囉一適監
平陽太原軍子達實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

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
燧曰徵是為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
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
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
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
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

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
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
自餘洞夷山獠荷殫被毳大主小酋綦錯輻裂連數千
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
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
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拉罕平章十
鄂魯齊呼圖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

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
諾海烏哲超爾雅爾鼐左丞四塔奇呼唐古岱劉深趙
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鼎樊揖朱國寶
張榮寶囊嘉特烏瑪喇博羅哈達高達馬應龍雲從
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
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
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
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

軍時以為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
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
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疇曰江漢南北之限
天裂幅幘可恃為捍天混皇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
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
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
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浮江
亦既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
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
徒留後卑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
自鄂而荆長沙桂林皆薊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
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
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
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
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

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晰晰
竹帛北方諸流所生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宜公有
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
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莽果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昆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巴圖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鑒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
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莽果氏諱
博羅歡鄂約達勒公之曾孫察木哈克之孫蕪嚕呼圖公
之子始鄂約達勒與兄烏頁俱事太祖時達春盛彊烏頁
謀往歸之鄂約達勒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
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

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
矢帝感其誠易名色辰約為諳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
死生之稱帝後與王汗陳於哈喇章彼衆我寡敕烏魯
一軍先發其將卓齊特玩鞭馬鬣不應色辰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
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
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為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
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

卒帝曰曩錫里濟為敵將實禦色辰其以錫里濟民百戶屬色辰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格為郡王又俾貴臣呼圖克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蒙格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編烏魯爭之蒙格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

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
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呼布格功
賜其軍騾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
臣曰是勲閹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壇反詔
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
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和克齊為其省臣布哈台輩毒
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

相錫津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
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拜托和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
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
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布哈台遣人負金六觔來迓
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
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
殺之而還奏可顧錫津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兩五十

武備寺奏令人筋角惟莽果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
賜之自今凡莽果事無大細如札拉爾事統安圖者悉
統於博囉歡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
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為兩制曰其右受
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伯奇里克
色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
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倚

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為疑海州東海石秋
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
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
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
州猶城守故太傅已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
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
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
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

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遣平叛王珠爾噶台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歡
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
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夫千夫
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
行矣公矣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
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
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

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疾入帝視其色瘁然
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岱一軍殘
暴其境如公所策救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
喇斯博羅斯鄂喇昆索隆噶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
大臣來蒞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
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
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
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

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
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
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納新反帝欲自將征之公
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莽果烏魯札拉爾鴻吉哩伊奇喇
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
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

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
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納新接戰屢
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
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被軍先動公悉衆
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布岱斬和倫輩後與阿
爾婁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
再月其黨一王哈坦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奈曼
岱討之公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

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
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
東海之隅哈坦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羅丹於陣凡
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
妃賜奈曼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
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
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
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

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
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准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
賜異幣一開封監縣托和爾告廡訪使胡某不戢其民
辱集曙散縣簿陳勅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為
牆四其門扃鐫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
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

連郊垆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驪
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
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為令
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潴為巨
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
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蒙古一軍戍北歲久
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
盡輸內帑易為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益敕遞車送達

軍中賜銀為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曰卿
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
宣政院使達實密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為兩右則
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歡今巴延阿珠皆有田
民而博囉歡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
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
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
凡流外官久滯不鈐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

元叛王伊瑪和爾烏嚕巴哈來歸公遣使駟聞始是諸
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馬來歸宜棄前惡
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雨杭
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
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轡府縣肆為姦
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

盜隄海之石牆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憂視轉

聞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風雪皴
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
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
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
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雛鵠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
鷗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韝以卿世
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
而遠且多陂澤鵠鵠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

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旺扎斡適國王弟布呼齊次適伊徹察喇太師弟扎穆爾圖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咱雅幼在室銘曰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

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
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
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追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
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勸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
閱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
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
往奚遠矣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檄
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

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馬
天閑豪隼御鞮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
丘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
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
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薺葉百城罔不簞壺竭蹶
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
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
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

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
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揚珠濟達氏諱徹爾曾祖塔沁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倣擾山東太宗分
土功臣由徐邳再剡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諾
海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珠
爾噶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

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法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

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
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
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
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
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
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
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
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

二相大為計局鉤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
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
收坐岸獄充牴榜掠百至或闕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
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
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
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
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

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
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
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
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等
家併僧格之姻鄂省伊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
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彈惡
坐觀政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
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

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躁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

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
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
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隴中
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
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
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

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

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鍵石
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
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
竭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
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
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
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

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
官給轎車始克歸葬于徐邳岨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
如畫人則以為公之營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
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
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
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
曰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

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
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
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
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
投其爻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
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
章抗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
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救時望失將寔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
滋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
在南今其疆理處乎古始河鬲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
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
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既土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
以永存

元文類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_臣滿有為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張選唐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六十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
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
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
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
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
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丞
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於禮者名行
祕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
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
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

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
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
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
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
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
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
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
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

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

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
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
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
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
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
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
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
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詡於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

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
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縛疏衰銜粥悲憂為疾杖始
能興司徒會葬歸於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大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
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
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
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
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

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
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
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
王和圖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
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
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
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
百十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

言頗秘侍講圖克坦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
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
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
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
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
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
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

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
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
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
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
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
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
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
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

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
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
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識其
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
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
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
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
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

積歲為世必於歷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
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力相間或有二大
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
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
劉焯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
朔李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
又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為四大三小

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

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
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
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
月二十有五日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
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墓曰朱文
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
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

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聞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
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
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
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輟之言同其
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
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

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王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篚之吏求售於時其

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

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
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
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蒔令聞之延已徹宸
黻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
俾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
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
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漑膽悉剖丹宸曰

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者
惟汝為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
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
千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姚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
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仁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
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

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
焯生十五年未授之書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
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
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
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
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

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
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
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
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
臣開府儀同三世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
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
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
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閤門

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閤門祇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第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間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

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餽糧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八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

惟救人無殺吾掾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
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
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
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橐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
感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
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

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
公為一笏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
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
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屣被髮仰天而
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
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
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
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伊羅幹齊行臺于燕時

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墓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壑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

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鄉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
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
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
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
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
公過魏與賓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
蘓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
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

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呼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托克托呼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囉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

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
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
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軀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數心
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
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
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
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網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
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

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律律審刑獄則收生
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
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
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
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
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媿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
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
歲加富役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

營往復之擾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
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為母如牝生牝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
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
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
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
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珥勒圖塔爾故右丞巴
已哈濟達今司徒邁努為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

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克敦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固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

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
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
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
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
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
田經畧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掎角東
連陳毫清口稅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

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為陳宋祖遣曹彬

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
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
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
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
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
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
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
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

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
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俾望之見
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
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
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
網之無得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
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
數升時揺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

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
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
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
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拉克岱爾大為勾
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
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
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
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為文居

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
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
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
百乘傳橐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
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
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敕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
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親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
跽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

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汙駐兵結
層樓蒙以鼻皮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
詔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
聞叛王將為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
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
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
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陞辭公曰文統
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

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
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瑪
勒圖塔爾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閫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
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
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潛藩帝時曰
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
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

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
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
凡庶等版洛士揚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
經而學夫禮盡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
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庶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
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
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

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
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
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
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
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
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
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
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

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已延翰林學士承旨和爾果斯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考遂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比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
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
闕羣言囹圄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
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
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
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秀才起盡皆斯人然文統之
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
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

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
械繫于獄會遣阿托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
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
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
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
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
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
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

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親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道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

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
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立債負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
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
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
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
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
育才勸農桑以厚俗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

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
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
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為釋五
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
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
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
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

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已延不可七月
左丞相巴延陞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
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能殺是亦一彬也
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勘定
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
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
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
未在我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

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閬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
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敵之詔巴延濟
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
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
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
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
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
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
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已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
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
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
仰帕手腰刀必倡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
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
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

又鹽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氏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

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

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
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顏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
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末視
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
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
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
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
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

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
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
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
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為廟作主以
奉先祀自公祀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
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
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
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

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求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

皆祔煒李出今中泰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
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娣卒娣繼皆嫁
為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
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
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
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
撫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
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避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親賢畏天愛民以次申以三十條掾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過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汙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

出為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遙其歸大統
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哀用章公拜稽
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大師顧先改為大農尋拜左丞
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
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歿為法程謚以諱名既又
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
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_臣滿有為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虞奕綬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六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 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

順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
汧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
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
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
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
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
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
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

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
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間鞭痕之鄉
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
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
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
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
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
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

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郎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

公戊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閬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渾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孺歸之舩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癘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

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
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
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
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自省
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
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
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於市幼
主既降其相陳宜中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

人號年東南大蠡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為羣薊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恣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檟翦平無留

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

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靳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

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
俛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
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益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
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
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
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庫楚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
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
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廬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為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

寇不誡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
將其軍伏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
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
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為
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
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
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為者何有過
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

征日本賊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
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
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
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
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
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
陘牛山先塋嘗取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
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

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漢有
暇猶為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
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
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
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
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
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
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

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
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
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
捷徐革其面而決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
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疋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
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

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
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鑄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
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
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
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
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定公筮
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治湏賢
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

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
入告天顏謨顧不惟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
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
為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數澤優優粟
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勛勦動萬
為曹以言為兵訓拊其豪民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
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齎咨洪聞其來以拊以嬉
既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干彼登木南安勦狂不

卷六十一
缺斧所儲偽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
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
忘謚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茲歸山
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
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
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

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閭真定其倖武仙殺元帥一
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
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
投城涉塹奔橐右副閭亂已熾舟滹沱即馬入橐合力
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間
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
薄北陳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
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

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
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
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
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
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
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
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
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

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
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
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悵惻詳切如
身條疏者始得聞可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
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
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
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脩

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
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
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
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
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
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
怨之後大師至外而彊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
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
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
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郢
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以為勸
本富俗惠惠多盜救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累充牣犴
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惜
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救革
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
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
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賄滿覈毆傷公覈監布告
毆得証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
方工官有需其入借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
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啟
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
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

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
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圖北
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
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
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
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
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

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
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為
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
所知盡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
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
百人上面諭曰自今世務其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
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
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

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盜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閑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

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
求文驪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
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
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
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
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
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
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

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鷄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塋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

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敬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母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

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

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
忠獻子其兄江漸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
而辭銘曰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
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
脩敬慎無尤人庸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
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
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為利

達資何闕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
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
無是為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
令必臧等乎納言姦竊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
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
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送終
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
劬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六十一